

最近新一代 iPhone 又发布了。与同事聊天,话说到从前。有人说:“老早阿拉屋里厢玩没电话,是电话亭老阿姨用电喇叭去叫电话呢。依想想看哦,礼拜天早浪相,觉还阮无醒,老阿姨就大声地叫喊,崩溃哦!”这真真切切反映了上海弄堂、新村居民生活的一个侧面。

不少传呼电话间木板房搭建在弄堂口或过街楼下,只有二三平方,木板房开扇窗,窗檐下搁块木板,上面放着两只电话,一只是老阿姨接电话的,一只是给人打电话的。那时的电话号码是六位数的,电话座机是黑色,拨盘形的,用手指在拨盘的阿拉伯数字的圆洞里,沿顺时针方向拨到,拨出手指,等拨号盘转回到头再拨下一个数,一个电话六位数,要重复六次这样的动作,遇忙音,再重复上述动作。传呼电话只能打市内电话,打外地叫长途电话,只能到静安寺的长途电话局去

风水先生约摸五十的年纪,一条美国军裤,一双黑色布鞋,一件好像从前地主家才穿的衣服,俨然世外高人的气派。听说他很出名,朋友便将他请来,为自己的公司看看风水。

我随着朋友一起看热闹,跟着在公司里来来回回绕了几圈。好一会儿功夫,他在会客室靠着窗台的一张沙发上坐下,喝了口茶,指点起了江山。他说,里面这桌子必须靠门放,而且要横着,才进财;墙上不能空空的没东西,该挂上钟;这里是放沙发的地方,那里是摆饮水机 and “发财树”的地方;公司的业绩到今年十月会明显提升,圈内也会有很好的口碑……他说话的时候慢条斯理,手还不停比画着,俨然一个古时候的老夫子。

公司几个小姑娘好奇,见他说得有模有样,纷纷凑上前要请他算算。小莉是文员,大学毕业没多久,一脸稚气未脱,风水先生对她上下打量了一番,便露出笑容对她说:“你是个好女孩,公司以后会好好对你的。现在有个男孩正暗恋你,不过你那位白马王子会出现在今年9月,两年后结婚,但你将被嫁到外面……”小莉听得一愣一愣。接着问了小兰的情况,听后面露苦色,不禁感慨起来:“今后你的命运多坎坷,最好别嫁给现在的男朋友,两人差6岁,结了婚,不过6年会离的。”小兰没再让他说下去,她难过了极了。

自那以后,他们办公室的同事们天天替小莉琢磨着那个外面的地方是在哪里,但他们终究没能明白,外面代表的是外地还是外国。也幻想着,那位9月份即将出现的白马王子是谁,长的什么模样,做的什么工作,是不是够浪漫,种种疑问都将小莉围绕在幸福之中。而小兰却被劝着要与男友分手,都说那是命中注定的,何必让自己过苦吃,如若不然,将来恐怕后悔莫及。小兰恍恍惚惚,做事没了心思。其实小兰不容易,这么多年恋爱一路走得颠颠簸簸,如今27、28岁的年纪,人总显得更见老些。她和现在男朋友恋爱时间不算长,但感情尚好,彼此都珍惜,好像预备着婚事明年要穿婚纱做新娘了,如今要分手,可能吗?小兰终于说了:“我不信,我非就要这么走下去,以后要是真像算命里说的,我认了,我不在乎!”

命中注定的事,其实我只在书上和电视里见过,这算来的命,毕竟是他人之言,谁知准是不准?知道了自己被安排好的命,能接福避祸倒是件好事,若是错了,自己吃的黄连又怎么后悔呢?你我本凡人,像何仙姑那样,因为吃了吕洞宾所赐的桃子而不饥不渴,能够洞察人事休咎、预知人间祸福,似乎不太可能,所以日子还是一天天的过好,有些神秘,有些悬念,生活的苦辣酸甜尝起来才更有滋味、才更值得回味——有风听风,有雨听雨,且自徘徊,且自珍重。这命,不算为好。

传呼电话记趣

陈建兴

打,电话间服务时间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。冬天没有取暖器,老阿姨抱着个热水袋,夏天没有电风扇,蒲扇摇个不停。

老阿姨和蔼可亲,脚头勤,走路快,大多由善于打交道的中老年妇女担任,工资低廉却十分乐于为弄堂人服务。虽然文化程度不高,但非常“拎得清”,听到人家的隐私不会私下乱传,不好的、不吉利的事体也懂得婉转表达。谁家有人在医院去世了,打电话回家,她们不会直白告诉你家里老人走了,会讲:“老人在医院病蛮重重的,依心里要有数哦,快点去医院吧。”知道人家女儿朋友谈崩掉了,她们会关切地问:“奈女儿这几天电话少点了嘛。”于是,人家一五一十把情况如数家珍地告诉了她,老阿姨劝上几句又忙着去传呼了。

老阿姨喊传呼电话,手里捏张小纸条,上面写有被传呼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。传呼有两种形式。一是向居民传达某个事体,不需回电,收三分钱传呼费。二是小纸条上有回电电话号码,让居民打回电,打回电4分钱。她们知道每户人家户主的姓名和单位。老阿姨的喉咙“乓乓响”,叫一个人的电话,左邻右舍都能听到,纷纷从窗子里探出头来,一听不是自家的电话,头又马上缩了回去。“39号老爷叔,奈儿子不回来吃夜饭啦。”隔壁邻居就晓得伊拉儿子在“谈朋友”了,“40号沈家姆妈,崇明女儿明朝下午要回家了。”“21号丁伯伯,奈儿子不回来吃夜饭啦。”

老阿姨还会讲宁波话、苏北话和本地话,有什么急事叫“救命车”和“救火车”,老阿姨是不会收费的。老阿姨对家家户户的情况了如指掌,有时一只电话打过来,阿姨一接电话,就知道对方是啥人,她

孩子上大学后,我们一下子就开启了空巢模式。就如同以前是结伴旅游,一路上吵吵嚷嚷,相互受气,现在某一天一方对你挥挥手说拜拜,与你分道扬镳了。他头也不回地就走了,你虽然嘴巴上还说你好走吧,你走吧,走得远远的你好清静些。但对方离开之后,你却一下子感觉到了惆怅与失落。

没人听你的唠叨了,(虽然他可能根本就没听)你也没人可指责了。顶多是晚上闲下来时在微信里跟他说说话,他高兴时一连说上几句,若还气着你,则让你发上去一句话后就那么白白地等着吧,他在遥远的那一头早已将你忘了。而你却一直盯着手机屏幕看得两眼发花。

养育

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个画面,一个令人感慨的画面。那是好友 Eva 多年以前告诉我的,自她告诉我之后,这个画面就常常浮现眼前,使我浮想联翩。

Eva 是香港一位名医关朝翔医生的太太。关医生属鸡,今年九十六岁,依然每天看门诊行医,我想应该是本港仍在看病年龄最大的医生了。对很多人来说,医生是一种职业,当然也是救死扶伤高尚的职业。但在关医生来说,就不仅仅是一份职业这么简单,还是毕生的兴趣和爱好。他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,孜孜不倦地钻研,为的是治好每一个病人。由于长时期的专注和用心,他成为一位优秀精专的医生,特能辨别判断和医治疑难杂症。关医生年轻的时候,有两位好朋友,后来都是鼎鼎有名的。一位是海内无人不识的金庸先生,另外一位是金庸的伯乐——罗孚先生。金庸小关医生三岁,

是向居民传达某个事体,不需回电,收三分钱传呼费。二是小纸条上有回电电话号码,让居民打回电,打回电4分钱。她们知道每户人家户主的姓名和单位。老阿姨的喉咙“乓乓响”,叫一个人的电话,左邻右舍都能听到,纷纷从窗子里探出头来,一听不是自家的电话,头又马上缩了回去。“39号老爷叔,奈儿子不回来吃夜饭啦。”隔壁邻居就晓得伊拉儿子在“谈朋友”了,“40号沈家姆妈,崇明女儿明朝下午要回家了。”“21号丁伯伯,奈儿子不回来吃夜饭啦。”

老阿姨还会讲宁波话、苏北话和本地话,有什么急事叫“救命车”和“救火车”,老阿姨是不会收费的。老阿姨对家家户户的情况了如指掌,有时一只电话打过来,阿姨一接电话,就知道对方是啥人,她



家里的红烧肉以前一天要一盘子,儿子运动量大,中午吃了不过瘾,晚餐时肯定连油汁儿都舔干净了。但现在,别说不做红烧肉了,就是连一般炒肉片都不敢多弄,吃不了。妻子要减肥,吃稀饭都嫌稠了,更不要说鱼肉之类的了。我也不敢吃,人到中年,最怕的就是多吃。中午我们两口子都吃食堂,吃的是现成的,晚上回家自己弄,那胃口是怎么也提不上来的。这样自己也懒得侍弄饭菜了。想起《诗经》中的句子,“白伯之东,首如飞蓬。岂无膏沐?谁适为容!”说的一个女子自心爱的人离家后,也懒得梳妆打扮了,打扮

动人画面

舒非

仍然健在。罗孚和关医生同龄,于2014年仙逝。

他们识于微时。年轻时曾经一同服务于香港《大公报》,是同事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往后的几十年,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,却没有忘记年轻时结下的深厚友谊。他们仍经常聚会,一起饮酒畅谈。后来大家越来越忙,聚会的机会越来越少。但在大家的心中,仍然是人生路上最好的朋友。大约十年前,他们已都是年近九十的耆耆耆老。虽然事业有成,名满天下,却因年迈而耳朵不灵,说话困难。有一天,关医生叫 Eva 邀请两位好友来相聚。大家都来了,他们聚会在酒楼,坐在餐桌上,大家都没说什么,只是望着对方,不知从何说起。也许心中自有千言万语,也许此时无声胜有声……

弄堂旧趣录

另一个人手中。有时铃一响,有人拎起电话就叫“姆妈”,一听是个男人声音,“哦,不是我的。”有小青年来听电话,拿起电话就说,说了半天话,却是把听筒当话筒,拿反了,惹得排队打电话的人笑成一片。

有一次我打电话,旁边通完电话的人没看清楚,就稀里糊涂将他的听筒搁到了我通话的座机上,“啪”的一声,我的电话被他打断了。我张大着嘴看着他,起先那人被我看还有点莫名其妙,我努了努嘴,那人一看电话才恍然大悟,连忙道歉,还拿出四块钱让我重拨电话。

——“依好,这里是xx弄电话间,依寻几号啥人?”——“哦,晓得了,阿拉马上去叫伊听电话。”

这样的画面,这样的场景,曾经如此熟悉的对话,如今早已走进了历史。

开启空巢模式

周二中

给谁看呢?做饭做菜也是这样啊,家里没有老饕,我也就省省心吧。此时我才发现若儿子在家,那才真是吃货。早晨可以睡到自然醒了,不需要急着喊儿子起床吃饭上学了。但又总是睡不着,反而比之前醒得更早。人真是贱货啊。以前早晨起来那真是黄金三十分钟啊,每一分钟都安排得满满的,连电梯都要提前开好等着。天气好的时候儿子骑自行车上学,若遇雨天,则我开车相送,那我得提前下楼将车子发动好等候着。有时晚上要接儿子,那又得掐准时间到他学校门口等待……

仍然健在。罗孚和关医生同龄,于2014年仙逝。

他们识于微时。年轻时曾经一同服务于香港《大公报》,是同事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往后的几十年,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,却没有忘记年轻时结下的深厚友谊。他们仍经常聚会,一起饮酒畅谈。后来大家越来越忙,聚会的机会越来越少。但在大家的心中,仍然是人生路上最好的朋友。大约十年前,他们已都是年近九十的耆耆耆老。虽然事业有成,名满天下,却因年迈而耳朵不灵,说话困难。有一天,关医生叫 Eva 邀请两位好友来相聚。大家都来了,他们聚会在酒楼,坐在餐桌上,大家都没说什么,只是望着对方,不知从何说起。也许心中自有千言万语,也许此时无声胜有声……

弄堂旧趣录

另一个人手中。有时铃一响,有人拎起电话就叫“姆妈”,一听是个男人声音,“哦,不是我的。”有小青年来听电话,拿起电话就说,说了半天话,却是把听筒当话筒,拿反了,惹得排队打电话的人笑成一片。

有一次我打电话,旁边通完电话的人没看清楚,就稀里糊涂将他的听筒搁到了我通话的座机上,“啪”的一声,我的电话被他打断了。我张大着嘴看着他,起先那人被我看还有点莫名其妙,我努了努嘴,那人一看电话才恍然大悟,连忙道歉,还拿出四块钱让我重拨电话。

——“依好,这里是xx弄电话间,依寻几号啥人?”——“哦,晓得了,阿拉马上去叫伊听电话。”

这样的画面,这样的场景,曾经如此熟悉的对话,如今早已走进了历史。

七夕会

方忠麟摄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一对中年夫妇,打算单枪匹马,开着他们那辆已经10多年的老旧普通私家车,自驾川藏线。这想法立即遭到了众亲友的反对,认为只有两个人,一辆车,还是辆老爷车,就敢闯川藏线,太危险!但中年夫妇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。历时20多天,他们顺利自驾完了川藏线,一路上,他们在朋友圈发了大量的照片,风景绝美,人更是天天开心得不得了。

这趟经历,成了他们宝贵的财富。不过,事后每次与人谈起那段惊险又刺激的经历,除了激动和亢奋之外,他们都会加上一句,想想真后怕,一路上就我们两个人,要是半途车坏了怎么办?高原反应扛不下来怎么办?路上遇到意外怎么办?什么是后怕?事情过去了,回头想一想,越想越怕。这就是后怕。

后怕是勇敢者的怕。遇事,临危,不害怕,照样浑身是胆,勇往直前。待事情解决了,危险解除了,回头一想,事情那么难,处境那么险,自己竟然当时还能够不动声色,毫无畏惧,真是连自己都佩服自己。

后怕是幸运的怕。不管是处险不惊,知难而上,还是糊涂胆子大,稀里糊涂就冲上去了,一个人还有机会后怕,说明他总算闯过了风雨,趟过了雷区,最终成功抵达了安全的彼岸。

后怕是真的怕。有的人谨小慎微,什么事都畏首畏尾,瞻前顾后,这样的人,往往成不了大器。也有的人,勇敢,或者冲动,什么事都敢做,什么情形都不惧怕,总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等事情过去了,或者头脑冷静了,回头一想,哎呀,当时真危险,真恐怖啊。于是,害怕了,且越想越怕。这个怕是后怕,也是真的怕了。

怕,不是一个好的心理体验。能让人害怕的,很多时候,不是事情特别艰难,就是情形特别危急,人在这时候很容易心生恐惧,甚而退缩。而能让人后怕的,往往情形越加艰难,或越加惊险,只是身临其境的人,当时并没有察觉,或凭借坚强意志将它克服罢了。

没有人会从不害怕,永不畏惧,这个世界,总有什么人,或者什么事,或者什么境况之下,会让你觉得害怕。有所怕,一个人才会心存敬畏,懂得收敛,有所为有所不为;但什么时候都小心翼翼,胆小怕事,前怕狼后怕虎,就会错失很多良机,最终一事无成。所以,没有什么怕,一定是可耻的,也没有什么不怕,一定是勇敢的。

遇事时不怕,才会勇往直前;事情过去了,想想而后怕,才会在下一次再遇事时,不但不怕,还能够周全考虑,以既完成棘手之事,解危险之情,又确保自身的安全。

后怕,是内心深处的怕。但这个怕,不是让人恐惧,从此畏首畏尾裹足不前,而是让勇敢者更勇敢,也更智慧的“怕”。

莫干山下的筏头镇,有一家“筏头大饭店”。为我们指路的上海老板不理解,普通话里的“筏”,到当地人嘴里怎么就成了“ba”?不过没关系,虽然贵一点,它还是这片最好吃的。

大饭店就在筏头破落的中心,开面不大,右边一张转弯柜台,左边三张八仙桌——都坐满了客人埋头吃饭。一位老娘把我们带进房间,还剩一张八仙桌,正正好好;又叫我们到厨房点菜。小徐和我七手八脚胡点一通回桌复命,却遭到两位女士审查:“你们有没有点鸡?”“有没有点豆腐?”“有没有点鱼肚鱼籽炒鱼头?”“鱼肚鱼籽炒鱼头”是这里的名菜,“大众点评”里的头牌。我俩赶紧从命。三“鱼”上桌,满满一大盆,汇聚了五六条鱼的籽、泡泡和半只花鲢鱼头。赤酱浓烧,有一点辣味;鱼肚弹韧,鱼籽酥松,鱼肉嫩滑。我们嘴角留香,称赞不已。

我想到古有董遇“读书三余”,张岱“西子三余”,这筏头镇上的名菜,不妨称作“莫干三余”——“余”本作“餘”,从“食”,用在这里未尝不可;鱼头、鱼肚、鱼籽是

不少人眼里的下脚料,人弃我取,妙在不言。

前一日我们驱车上山,凉风习习,可八月盛夏,人多、车多,宾馆的价格也青云直上。其实莫干避暑,实乃避炎灾之世,所以在这热闹的夏天来,不如春秋冬来——夏之余也;在大晴天来,不如趁风霜雨雪来——日之余也;拥挤在众矢之的山上,不如清闲在车马罕至的山下——山之余也。此又一“莫干三余”也。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新民晚报

后怕是什么怕

孙道荣

一对中年夫妇,打算单枪匹马,开着他们那辆已经10多年的老旧普通私家车,自驾川藏线。这想法立即遭到了众亲友的反对,认为只有两个人,一辆车,还是辆老爷车,就敢闯川藏线,太危险!但中年夫妇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。历时20多天,他们顺利自驾完了川藏线,一路上,他们在朋友圈发了大量的照片,风景绝美,人更是天天开心得不得了。

这趟经历,成了他们宝贵的财富。不过,事后每次与人谈起那段惊险又刺激的经历,除了激动和亢奋之外,他们都会加上一句,想想真后怕,一路上就我们两个人,要是半途车坏了怎么办?高原反应扛不下来怎么办?路上遇到意外怎么办?什么是后怕?事情过去了,回头想一想,越想越怕。这就是后怕。

后怕是勇敢者的怕。遇事,临危,不害怕,照样浑身是胆,勇往直前。待事情解决了,危险解除了,回头一想,事情那么难,处境那么险,自己竟然当时还能够不动声色,毫无畏惧,真是连自己都佩服自己。

后怕是幸运的怕。不管是处险不惊,知难而上,还是糊涂胆子大,稀里糊涂就冲上去了,一个人还有机会后怕,说明他总算闯过了风雨,趟过了雷区,最终成功抵达了安全的彼岸。

后怕是真的怕。有的人谨小慎微,什么事都畏首畏尾,瞻前顾后,这样的人,往往成不了大器。也有的人,勇敢,或者冲动,什么事都敢做,什么情形都不惧怕,总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等事情过去了,或者头脑冷静了,回头一想,哎呀,当时真危险,真恐怖啊。于是,害怕了,且越想越怕。这个怕是后怕,也是真的怕了。

怕,不是一个好的心理体验。能让人害怕的,很多时候,不是事情特别艰难,就是情形特别危急,人在这时候很容易心生恐惧,甚而退缩。而能让人后怕的,往往情形越加艰难,或越加惊险,只是身临其境的人,当时并没有察觉,或凭借坚强意志将它克服罢了。

没有人会从不害怕,永不畏惧,这个世界,总有什么人,或者什么事,或者什么境况之下,会让你觉得害怕。有所怕,一个人才会心存敬畏,懂得收敛,有所为有所不为;但什么时候都小心翼翼,胆小怕事,前怕狼后怕虎,就会错失很多良机,最终一事无成。所以,没有什么怕,一定是可耻的,也没有什么不怕,一定是勇敢的。

遇事时不怕,才会勇往直前;事情过去了,想想而后怕,才会在下一次再遇事时,不但不怕,还能够周全考虑,以既完成棘手之事,解危险之情,又确保自身的安全。

后怕,是内心深处的怕。但这个怕,不是让人恐惧,从此畏首畏尾裹足不前,而是让勇敢者更勇敢,也更智慧的“怕”。

莫干山下的筏头镇,有一家“筏头大饭店”。为我们指路的上海老板不理解,普通话里的“筏”,到当地人嘴里怎么就成了“ba”?不过没关系,虽然贵一点,它还是这片最好吃的。

大饭店就在筏头破落的中心,开面不大,右边一张转弯柜台,左边三张八仙桌——都坐满了客人埋头吃饭。一位老娘把我们带进房间,还剩一张八仙桌,正正好好;又叫我们到厨房点菜。小徐和我七手八脚胡点一通回桌复命,却遭到两位女士审查:“你们有没有点鸡?”“有没有点豆腐?”“有没有点鱼肚鱼籽炒鱼头?”“鱼肚鱼籽炒鱼头”是这里的名菜,“大众点评”里的头牌。我俩赶紧从命。三“鱼”上桌,满满一大盆,汇聚了五六条鱼的籽、泡泡和半只花鲢鱼头。赤酱浓烧,有一点辣味;鱼肚弹韧,鱼籽酥松,鱼肉嫩滑。我们嘴角留香,称赞不已。

我想到古有董遇“读书三余”,张岱“西子三余”,这筏头镇上的名菜,不妨称作“莫干三余”——“余”本作“餘”,从“食”,用在这里未尝不可;鱼头、鱼肚、鱼籽是不少人眼里的下脚料,人弃我取,妙在不言。

前一日我们驱车上山,凉风习习,可八月盛夏,人多、车多,宾馆的价格也青云直上。其实莫干避暑,实乃避炎灾之世,所以在这热闹的夏天来,不如春秋冬来——夏之余也;在大晴天来,不如趁风霜雨雪来——日之余也;拥挤在众矢之的山上,不如清闲在车马罕至的山下——山之余也。此又一“莫干三余”也。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。这就如同一个退休的老人,神经一下子松下来了,反而觉得不适应了。孩子高中的家长群里现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,这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空巢中年人,孩子都离家远走高飞了,他们也跟我一样,一下子着起了慌,要竭力寻找新的说话对象,寻找另一片精神的寄托天空。妻子笑着说“再生一个?”虽然政策允许,但又想想再折腾一次,又怕了。看来人都有叶公好龙之心,真正再让你忙起来,那是再也不敢的了。我也笑着说:“一夔已足,岂在多乎?”

开启空巢模式,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现在,我不用再忙了